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62军参加衡阳战役

- 的经过.....黄 涛 林伟儒 张大华(1)
- 97军在黔桂边境对日作战溃败情况忆述.....黄 淑(20)
- 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复灭.....林蓄材(27)
- 陈济棠、薛岳在海南岛的最后
 统治见闻.....梁国武(62)

蒋、汪、日在广东的勾结及汉奸变成

- “先遣军”的经过.....黄启华(72)
- 抗战胜利前夕敌伪和蒋军在粤南的
 勾结活动.....张家焯(88)
- 日伪时期“广东军警教练所”的情况.....钮家沛(96)

- 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沈琼楼(103)
- 清末广东大学堂概述.....沈祥龙(132)
- 梅县中学几次风潮的回忆.....鍾貫魯(136)
- 梅县足球史话.....叶家烈(142)
- 我参加1936年世运会的回忆.....叶北华(150)

- 佛山土布业的兴替.....梁冠球(158)
- 我所知道的宁水布厂.....邹旭升(168)

源吉林甘和茶七十年經營史……………源汝湘（176）

补充訂正

关于馮銳史料的补充……………冼子恩（187）

唐紹儀被刺原因之商榷……………高承元（190）

《护法政府多次更迭》一文的补充……………高承元（192）

《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及其結束》的

补充訂正……………陆丹林（196）

对《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及其結束》

一文的补充……………黃宗儒（197）

对《关于陈炯明的二三事》一文的訂正……………邓馨亚（199）

对《广东文史資料》第一輯及第十二輯

的一些补充訂正……………蔡世英（200）

对《俞作柏、李明瑞倒桂、反蔣經過》

的补充訂正……………馮 璜（201）

抗日战争时期62军参加 衡阳战役的经过

黄 涛 林伟俦 张大华

一、战役前敌我概况

1944年初，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失败后，海空军损失惨重，东南亚海上联络线受到美国优势海空军威胁，随时有被截断可能。日军企图打通粤汉、湘桂大陆和越南走廊，撤退南洋方面残军。于是出动了第3、第13、第34、第40、第58、第68、第116、独立第17旅团等共约七个师团十五万人左右兵力。5月间敌军由汉口分途进犯湘北，先后突破了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防线；另一路敌军使用大量汽艇向洞庭湖南岸益阳和湘江进犯岳麓山，于6月18日陷长沙。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残部退茶陵、郴州一带。薛不向湘西而向湘南撤退，事后余汉谋对黄涛说：当敌人迫近长沙时，薛与余商定九、七两战区背靠背共拒日寇，互相依靠，确保后方安全。薛并判断敌人主力可能西进，避免主力作战而退守湘南，待机打击敌人。实则采取消极抗战，以企图保存实力为目的。

当时九战区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有八个军：99军、20军、87军、4军、58军、72军、44军、暂编2军等共约十五

万余人。在会战中陷于各个击破，受到惨重损失。

长沙淪陷后，进迫衡阳之敌，首先有68师团、116师团、独立17旅团等。国民党守备衡阳城的有第10军（军长方先觉）；最初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的，在湘桂铁路方面有62军（军长黄涛），归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在衡（阳）宝（庆）公路方面有100军（军长李天霞）、74军（军长王耀武兼），归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

二、62军由粤入湘的经过情形

62军原属余汉谋七战区建制，担任七战区总预备队任务，驻粤北翁源、英德、青塘一带整训待命。1943年9月间蒋介石军委会曾指定七战区以一个军准备接受美械装备，为突击军使用。余汉谋即以集结整训的62军接受这个任务。62军并奉命派副师长以上赴印度兰姆迦美军训练处受训，派连长以上轮流到桂林“东南干训团”美军训练处受训，学习使用美国武器的教育方法和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法。62军经过8个月时间的准备，尚未接到美械装备运来，适值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长沙、衡阳告急，蒋介石在6月17日电令七战区余汉谋，调62军迅速开赴衡阳三塘附近集结待命。62军（除158师已改为“后调师”到罗定、云浮两县接收新兵外）有151师、157师共六个团，及军部直属队共约二万人左右，于6月20日由广东英德青塘出发入湘。

6月23日62军在湘桂路头塘、三塘集结时，负责指挥湘桂路作战的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曾在头塘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参加的有李玉堂和他的参谋长，第10军军长方先觉和他的参谋长，第62军军长黄涛、副军长练惕生、参谋长张深、

副參謀長張大華、151師師長林偉儒、157師師長李宏達等。會議時研究了敵情和兵力部署，決定依照原定計劃10軍守衛衡陽城，62軍擔任外圍作戰。當時方先覺說62軍在頭塘、三塘太靠近城郊，恐將一齊陷入敵人包圍圈內，62軍主力最好集結五、六塘附近，然後起着外圍打擊敵人的作用。均無異議。24日62軍調整了部署，主力集結六塘潭子山地區待命。

在這期間，要特別提出來的有兩件事：一、當62軍到達衡陽三塘時，薛岳正率九戰區殘部紛紛向湘南撤退，薛岳曾直接電令黃濤抽調151師到湘江東岸歸薛岳指揮（因為薛岳的胞弟薛叔達正在151師任452團團長），企圖把62軍分割使用。黃濤以62軍是奉軍委會蔣介石命令赴衡陽參加作戰的，任務重大。如果分割使用，要請求軍委會同意後，才好調動為詞。薛岳才無法可調，62軍才得到全軍（兩個師）集中作戰。二、62軍到衡陽湘桂路後，重慶軍委會侍從室主任林蔚文常以蔣“委員長”命令直接來指揮（當時湘桂路有電綫能與重慶直接通話的）；薛岳以第九戰區司令官職權指揮；李玉堂以27集團軍副總司令職權又來指揮，以配合衡陽第10軍方先覺作戰（李原系第10軍軍長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後才提升方先覺接充，該軍是李的嫡系部隊）。當時62軍處於多头指揮的情況下，經常以軍委會蔣介石命令為行動依據，經常直接與侍從室主任林蔚文密切聯繫。

三、作戰經過

1. 守衛祁陽洪橋及其戰鬥

6月30日左右62軍接到蔣介石電令說：“據飛機偵察，陷長沙之敵約兩三萬人，分兩路沿湘江兩岸繼續南下，該

軍即以一个团守备洪桥，主力集結祁阳，拒止沿湘桂路西进之敌……”。62軍奉命后即以151师451团（团长陈植）守备洪桥，其余部队开到祁阳集結。7月1日又接到軍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文来电话說蔣“委員長”命令：“第62軍守备祁阳，赶快构筑工事……”。当晚黄涛召集全軍的团长以上人員开会，研究守备祁阳部署，在重大任务交錯情况下，因李玉堂要62軍担任衡阳外围作战，蔣介石又要62軍守备祁阳，城内既沒有粮弹儲存，又沒有强固工事設備，城廓纵横約两、三华里，城内不能容納一个团以上兵力守备。决定派157师副师长侯梅为祁阳守备司令，率領該师469团（团长黄忠汉）固守祁阳，其余部队在城郊选择障地构筑据点工事。因为祁阳位置于湘桂铁路和湘江交通要冲，抗战以来居于后方，一向安定，市面商业繁荣，物資积聚不少，城市居民約有三、四千人，侯梅奉命守备祁阳城后，报請軍部同意，按照抗战时期防止空袭彻底疏散城市居民紧急措施，限令五天內将全城居民、物資、牲畜等全部疏散完毕，第六天守备部队实行禁止百姓进出祁阳城。并逐戶清查物資和木材，强行征用以构筑工事，致使城内商民損失甚重，所幸为时甚暫，該部即奉令向衡阳挺进。

在这期間，桂林美軍訓練处主任胆斯（譯音）少将派出一个联络組，其中有美軍少校一人、上尉一人和美軍士兵四人携带“报話两用机”无线电站来到62軍軍部。因为62軍原为列入美械装备部队，他們一面調查62軍現有人数和缺乏的武器弹药器材数量，分別列表填报；一面每日索取当面敌情及战况。美国官兵每日要吃鸡蛋魚肉，軍部到处搜购，充分供应。当时以为对他們要求的百依百順，就可以很快得到全部美械装备运来了。但是美軍联络軍官虽則經常来往于桂

林和祁阳之間，只从桂林运来极少量的美械装备，如冲锋枪数枝、卡宾枪十枝及一批通信器材和报話两用机器四部等交给62軍。后来全軍奉命挺进衡阳作战时，他们就返回桂林去了。

7月3日衡阳尚未发生激烈战斗之前，首先在湘桂铁路洪桥墟151师451团发现敌军約千余人进犯，黄昏时战斗较为激烈。4日又有敌军后续部队沿湘桂路西进增援。当时62軍参谋长张深根据敌情判断：一、敌人可能先攻祁阳，二、敌人可能对衡阳和祁阳同时两面进攻；三、敌人可能以一部监视衡阳守軍而主力向西进犯。我們同意第三个判断（后来事实证明我們的判断是錯誤的。因为日軍是以一个联队到洪桥附近阻击我軍增援，以主力攻占衡阳后而西进的）。并将敌情和战况向上級报告后，是日深夜接到蒋介石电令“着62軍迅速派兵增援洪桥作战，拒止敌人西进”。

7月5日151师师长林伟儒奉命率兵两团，并配属軍部炮兵一連（連长曾广松）向洪桥增援。剛到达洪桥时，发现451团右翼受到敌人迂迴側击，情势危急，立即展开攻击，彻夜与敌激战。6日拂晓攻占敌人紅山头陣地时，据营长吳安中说：“亲眼看見有敌人軍官站立起来，手执軍刀斩杀敗退日軍，为我軍打死，在他身上搜获手枪一支及地图、望远镜……”。是日战斗繳获步枪二十余支、輕机关枪二挺、軍刀和日本軍旗及其他軍用物品等（当时手枪一支、軍刀、地图、望远镜由林留用未繳）。7日敌人增援，全綫向151师陣地进犯，我軍占領高山，敌人仰攻，几次施放烟幕掩护攻到山腰时，都被我軍集中火力和大量手榴彈所打退，敌军遺留的尸体，有的用绳子綁住尸体的脚，从山腰拖到山脚而去。但在我軍陣地火网下，敌军遺留的尸体未及拖走的还

多。黃昏后派隊搜查敵人屍體的武器，又繳獲步槍十餘支和輕機一挺及鋼盔、雨衣等物品，從敵軍日記本發現是68師團某聯隊（番號已忘記）。8、9兩日沒有發生激烈戰鬥，形成對峙狀態。敵軍在日間紛紛搬運鐵路枕木構築工事，在夜間用小型探照燈左右搖擺照明，並在陣地前架設許多鐵絲網挂有小鐵罐，企圖防止我軍襲擊。

7月10日左右衡陽守軍仍是穩定，在祁陽和洪橋的62軍尚未奉到前進解圍命令時，曾經在洪橋阻擊敵人西進之後，據從桂林回來的後勤人員說桂林國民黨報紙夸大宣傳勝利消息，街道上燃放很多爆竹。11日白崇禧曾經由桂林打電話到洪橋對151師師長林偉儒說：“你們辛苦了，因道路破壞不能乘車到前綫看大家，前方情況怎樣？”林說：“現在沒有激烈戰鬥，與敵對峙中。”白又說：“據飛機偵察所得情報，敵人在株州附近紛紛渡過湘江西岸南下，敵人主力可能很快西進，特別注意加強工事。”從他的說話看來，還是拒止敵軍主力西進為重要的。同時有一名美國記者（忘記其名）帶同翻譯來到祁陽，由62軍軍部副官黃惠清陪同到了洪橋151師部，查詢了洪橋戰鬥情況，拍攝一些繳獲的日軍武器照片，共進午餐後，送給他所繳獲的日本軍旗、軍刀和日軍身上所佩帶的“千人針”布帶及神符等物，並由林帶同他到前綫陣地視察，地點相距日軍只有五、六百公尺，我軍在高山，日軍在低山，他用望遠鏡見到日軍的活動情形，問我們有多少炮？林說：“這裡現有配屬軍部炮兵一連，只有‘士乃德’山炮四門。”他說“炮兵太少了，火力不夠。”當時62軍只有山炮兵一營，各師還沒有這種編制。記者當晚不在洪橋住宿，即日回祁陽返桂林去了。隨後由桂林派來美械裝備的炮兵一營（缺一連，營長姓名及番號已忘記），歸62軍指揮，有山炮

六門，該營各炮的观测仪器甚多，并用小型“报話机”联络通訊，因公路破坏，携来弹药不多。

7月中旬間62軍連日接到衡阳守軍被敌围攻甚急，来电請求增援。但当时62軍一个师在洪桥，一个师在祁阳，正执行蔣介石命令阻敌西进，还没有改变守备洪桥和祁阳的任务。只能派出部队向洪桥当面之敌进行夜袭，又以小部队到白鶴鋪敌后进行伏击，仅作扰乱性活动。因为从白鶴鋪到衡阳約七十华里的公路上，經常有敌人驃馬运输队来往，又有敌人骑兵队来往巡邏。同时盘踞白鶴市約有千余之敌日夜搬运木材，赶做工事，架設鉄絲网，堵塞公路。按情况判断敌人沒有积极西进，似有企图阻止我軍东进救援衡阳守軍的模样，62軍将上述情况向上級作了詳尽的报告。

2. 挺进衡阳解围的战斗

到了7月24日62軍接到軍委会蔣介石电令：“衡阳危急，着62軍迅速挺进衡阳解围……”。62軍奉令后，即以151师、軍直属队、157师行軍次序，經洪桥、白鶴市沿湘桂鉄路向衡阳之敌攻击前进。25日151师由洪桥出发，以451团沿鉄路正面，以458团在鉄路南側，向白鶴鋪之敌攻击，經過一昼夜激战，虽則驅逐一些敌军警戒部队，但在白鶴鋪有千余之敌占领强固工事，用鉄路枕木做了許多堡垒，在屋頂上有机关枪构成火网的設備，151师攻击部队接近困难，进展甚緩，而且伤亡頗重。战至26日下午，黃涛亲到前綫視察（在458团团部位置），认为如果要攻下白鶴鋪必須增加兵力，且时间会拖长和損失实力較大，将来还要經過潭子山战斗，就不知何时才能到达衡阳，难以达成任务。因此决心改变正面攻击計劃，采取側翼迂迴前进，即命令停止攻击和下达各

部队命令大概如下：

“（一）敌人围攻衡阳甚急，其一部占领湘桂铁路白鹤铺（距离衡阳约35公里）、潭子山（距离衡阳25公里）、三塘（距离衡阳约15公里）及衡阳近郊东阳铺、雨帽山（距离衡阳约五公里）等地区，企图阻止我军前进。

（二）本军奉命挺进衡阳解围，157师副师长侯梅率领469团于26日晚由白地市出发，迂迴白鹤铺右侧向潭子山之敌攻击前进而占领之。

（三）157师李师长率领470团、471团随军部前进，以策应各方面作战。

（四）151师452团于26日晚在469团后由洪桥出发迂迴潭子山右侧向东阳铺、雨帽山之敌攻击前进而占领之。

（五）151师451团留守洪桥与白鹤铺之敌保持接触。453团入夜后脱离白鹤铺之敌由林师长率领随军部跟进（其余从略）。”

7月26日晚157师469团从湘桂路右侧迂迴向潭子山前进，27日到达潭子山车站附近时，就发现敌人在潭子山车站以东地区活动，立即派一个连占领潭子山制高点，对敌警戒，并且架设有有线电话联络。上午九时左右有敌军约数百，向潭子山制高点阵地进犯，该团团长黄忠汉即以一個营增加潭子山守备。到了中午敌人又增加兵力向潭子山猛攻，经过两小时激战，潭子山制高点阵地失守，守兵退到潭子山西南高地。是日黄昏时黄忠汉亲率一、三两营反攻数次，前仆后继，激战至烈，结果未能夺回已失阵地。至夜十一时左右全团伤亡官兵约三百余人，该团撤回潭子山西南高地与敌对峙。

7月27日晚军部到达桃陂兜宿营（在潭子山东南约15公

里左右)，黃濤與侯梅用報話機通了電話，黃濤囑侯梅勿與敵爭奪潭子山高地，只要與敵保持接觸，侯則誤聽為潭子山不可失，因此侯梅指揮469團傾全力向潭子山之敵攻擊。後來黃濤據報469團損失甚大，即令157師師長李宏達率兵兩團前往增援。入夜後151師師長林偉儀率453團趕到軍部時，據報雨帽山有數百敵人占領陣地，雨帽山至衡陽道路上還有大部敵軍盤踞，恐452團兵力薄弱，林即星夜兼程指揮452團和453團迂迴超越潭子山前進。同時雨帽山標高約有四百公尺，全無樹木，白天接近困難，即令452團以兩個營分兩路進行夜襲，發生戰鬥約一小時左右，於28日拂曉前已占領了雨帽山，上午繼續攻占了東陽鋪。敵人借炮火掩護下，反復爭奪兩三次，都被我軍擊退。當時151師將452團占領雨帽山情況報告黃濤後，黃因為潭子山附近之敵占領高地，157師經過一晝夜的激戰，致使傷亡過重，尚未驅逐敵人。如果繼續進攻，不僅耽誤時日，而且兵力分散。黃即令157師留469團在潭子山附近與敵保持接觸外，其餘部隊即開到東陽鋪附近集結待令。軍部於28日晚前進至古山寺（距東陽鋪約五公里）。29日下午衡陽南郊之敵由頭塘向雨帽山反攻，發生激戰。當時林已到達雨帽山右側高地，眼見敵人來勢凶猛，即令453團增援，將敵擊退時，以452團第一營（營長崔直行）固守已占領的雨帽山陣地，薛叔達率領二、三兩營向敗退之敵尾追猛進，未加嚴密搜索，到頭塘附近一個大村莊邊緣，受到屋頂和大樹上的敵人機關槍襲擊，又受到湘桂路方面的敵人側擊，部隊尚未展開，陷入敵人火網，452團副團長鍾敬勳陣亡，團指導員劉大光受傷，該團損失甚大，狼狽潰退。當時情勢危急，林即令453團從右翼向敵側擊，又以師部搜索連在雨帽山右側高地占領陣地，掩護452團部隊收容集結。敵

人沒有冲过来，到黄昏时战斗沉寂了。雨帽山仍为452团第一营固守中，否則影响62軍挺进衡阳作战。但薛叔达則惊惶失措，脱离队伍，并谎报团部人員及两个营部队完全被消灭，有些連、排长退回来后，薛还叫他們远走逃避，并給他們路费，以达到他瞞騙上級的谎报目的。当时林已将該团在雨帽山右侧收容整理后，入夜薛始由雨帽山左侧繞道回来归队。对薛叔达的谎报处分黃涛曾經与林伟儔商量过两次，因薛叔达是薛岳的胞弟，由薛岳介紹給余汉謀，由余任他为62軍151师452团团長。余、薛两人感情頗好，如果将薛叔达处分，会影响他們的关系，且62軍入湘作战一切补給均靠九战区，处境十分困难，顾虑重重，不能不暂时容忍，拟俟战事告一段落后，再行設法調动。后来事过境迁，就不了了之。

151师将攻占雨帽山、东阳鋪战况向軍部报告以后，黃涛率領指揮所人員赶到雨帽山右侧小村庄，召集当地师长、副师长、參謀长、团长等研究了敌情，决定由157师470团（团长李上达）派一个营接替151师452团雨帽山陣地。由林伟儔指揮452团（团长薛叔达）、453团（团长陶相甫）及157师471团（团长丁克坚）向衡阳西車站攻击前进。（全国政协出版文史資料选輯40期所載，关于饒少伟所写“方先觉衡阳投敌經過”所說62軍“实际上投入解围战斗的只有一个加强步兵营”。与事实有出入。）当晚151师451团仍在湘桂路白鶴鋪監視敌人；157师469团仍在潭子山与敌保持接触，此时决定該两团除各留一个营監視敌人外，其余部队迅速兼程归制。7月30日向衡阳西站前进中，薛团在左，陶、丁两团在右。薛团沿东阳鋪通衡阳大路前进至头塘附近与敌发生战斗，并受到湘桂铁路之敌側击，攻击頓挫，进展甚緩，与敌人成了胶着状态。但陶、丁两团則不顾一切向衡阳城郊突击前进，

击退衡阳南部之敌后，继续尾随逃退之敌向衡阳西车站突击，三次遇到敌人密集部队冲出来反攻，第一次三四百人，第二次一百多人，第三次几十人，均被陶、丁两团击退，接着，陶团第三营（营长梁玉琢）和第一营（营长李天任）及丁团一营冲入西车站及其附近房屋，那里敌人遗尸甚多，在敌人尸体上搜获军官佩用的手枪、军刀、望远镜等物并搜获军用地图约两担和武器弹药甚多，从敌军日记本发现为116师团。据当地居民说此处是敌人指挥部，自从敌人到来后就不准居民接近。同时陶、丁两团曾派453团第一营副营长葛天宝率领士兵数名向衡阳守军第十军去取联络，通过几片稻田时，因城上打枪，一些士兵因受伤而退回，陶团则集合号兵吹奏号音以作联络。当时151师部已架设了军用有线电话和陶、丁两团通讯联络，对前线情况是及时得到了解的。62军在城外南郊，敌军退集城外北郊地区，第十军在衡阳城内如果从南郊出来，是可以避免全军复灭的。可是蒋介石还以为第十军四个师守城，以62军两个师增援，与敌军两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旅以上作战，就可以得到解围的妄想。

7月30日62军将迂迴湘桂铁路南侧，超越白鹤铺、潭子山之敌，攻占衡阳南端雨帽山敌人阵地，并挺进到达衡阳西车站的战况报告了蒋介石，他回电要62军于7月31日上午九时在衡阳西车站附近部队摆出陆空联络布板符号，待飞机侦察证实。果然依时有飞机三架到达，陶、丁两团照样铺出“单日陆空联络符号T字”布板，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三圈，并到衡阳上空一转而向西飞走了。在31日晚蒋介石又来电：“62军迅速挺进衡阳近郊西站，着即传令嘉奖，盼即再接再厉，以解衡阳之围……”。当日黄昏陶、丁两团在衡阳近郊西站铁路附近，仍与敌人发生了激战。因左翼薛团在头塘附近

受敌人侧击，无法前进，陶、丁两团的左翼受到威胁，此时进展甚缓。

8月1日由衡、宝公路和湘桂铁路南下之敌，迂迴进犯157师470团雨帽山阵地，最初打退了敌军几次进攻，接着敌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并施放烟幕，继续反复猛扑，守备雨帽山顶470团第一营营长林志文阵亡，全营伤亡惨重，于是失守了雨帽山。当时62军前线指挥所是在雨帽山脚，受到敌军炮火轰击，急令157师师长李宏达亲自指挥470团和配属美械装备炮兵营全力恢复雨帽山阵地，否则影响全军作战。先后反复冲杀，非常激烈，终以敌众我寡，结果未能夺回雨帽山阵地。

2日157师在雨帽山与敌发生争夺战的同时，151师薛团在头塘附近，陶团和157师丁团在衡阳西站与敌军增援部队也发生反复肉搏战斗，157师471团团长丁克坚阵亡。此时敌军攻城炮兵都集中火力向衡阳西车站方面轰击，当时国民党飞机从桂林方面来助战数次，飞机一到上空时敌人炮兵就停止射击，陶、丁两团就发起向敌进攻，飞机一走时敌军则发起向陶、丁两团进犯，一日有两三次这样战斗，形成了拉锯战的态势。但国民党飞机到来时，只在衡阳西车站以北地区投下炸弹后就溜走，在上空盘旋助战时间很短，达不到协同作战效果。

3. 打退敌人迂迴包围的战斗

8月2日下午62军据偵探回报有敌军数千人，由湘桂铁路四塘附近南下，沿着电话线（该线是当时军部和潭子山部队通话的）向军部所在地而来，大路两侧居民纷纷南逃，下午三时左右一部敌人突袭军部并包围62军左侧后方。在这样

危急情况下，黄涛急令157师（缺丁团）除一部监视雨帽山之敌外，主力转移向左侧后方迎击该敌。又急令衡阳西站附近151师陶团和157师丁团及头塘附近薛团撤回共同迎击侧后之敌，黄昏时在雨帽山脚的军部前綫指挥所也转移到铁关铺方面去指挥作战。

8月2日深夜陶、丁两团在衡阳西站附近脱离敌人，尚未回到雨帽山附近时，包围62军的敌人已到达铁关铺附近，军部直属队及157师全力对敌展开激战，此时战綫已不是由南向北，而是由东向西，62军左侧后被敌包围时，全军各部队都投入战斗。在那时候，151师部和军部中断了电话通讯，即派参谋前往军部联络，数小时后尚未回来，判断军部受敌袭击后的情况可能有所变化，于是151师师部从前綫转移到雨帽山南端高地时，3日拂晓发现左侧后高地已被敌人占领，截断归路，在山高林密地形下，忽然遇敌袭击，相距仅及两百多公尺，在敌人机关枪的密集火网下，151师副师长余子武和副官林照及卫士多人阵亡，林伟儒即令师部搜索连向该敌冲击，因为向高地敌人仰攻，该连伤亡过半，退回山脚。正危急时，从衡阳近郊撤回的陶、丁两团到达，立即抢占了东南高山与敌展开战斗。157师在铁关铺方面与敌激战的同时，另一部敌人向铁关铺以南地区又迂迴包围62军后方，全军后方行李及炊事人员一时颇为混乱，适由洪桥调回的151师451团（缺一营）及时赶到增援，打退迂迴包围62军之敌，在敌军遗尸中搜获日记文件是独立17旅团。当天夜间62军调整态势，把战綫改变由南向北，以主力占领马鞍山、尖峰山、铁关铺附近一带山地与敌对峙。接着据报在白鹤铺和潭子山之敌深夜沿湘桂路向衡阳撤退，原留在该两地监视敌人的451团第一营和469团第三营即令分别归制。当时62军奉令

挺进衡阳解围，孤军作战将近十日，因距离后方补给站的祁阳约一百多华里，交通运输困难，粮弹接济不上，各部队多是吃粥充饥，有的宰杀战马和掠取民间田野瓜菜而食，有的士兵擅入逃避一空的居民家中杀食猪鸡，搜掠一空，弄到军纪荡然。黄涛得知情况以后，一面加派员兵到远离一百多华里地区运粮接济，一面分途派出巡查队携带令旗写着：“擅取民物者就地枪决”，然后将部队和军纪维持下来。

4. 二次挺进衡阳解围的战斗

8月3日62军孤军作战中打退优势敌人迂迴包围以后，全军自副师长、团长、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各級干部陣亡甚众，伤亡士兵很多，未及喘息，又接到蒋介石电令：“着62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重赏……”。当时情况，62军所属两个师在马鞍山、尖峰山、古山寺、铁关铺一带陣地与敌相持中，敌援军已从四方八面集结衡阳附近，西站、头塘、二塘、雨帽山等地区均驻有重兵，黄涛明知此时要解衡阳之围，已成絕望。但仍不顾一切，再次部署向衡阳南郊及西站作第二次攻击，勉强抽调157师469团配合军直属特务营、搜索营、军士营、工兵营、炮兵营等比較实力稍为完整部队，由黄涛亲自率领从我军右翼迂迴，沿湘江西岸車江墟以北再向衡阳南郊攻击前进，各部队到达衡阳南郊约十多华里之处（地名忘記），即与敌发生战斗，彼此肉搏。激战两昼夜，攻势仍无进展，469团、军士营、搜索营均伤亡頗大，黄乃不得已退回马鞍山、铁关铺附近一带山地竭力固守。此时62军因所有部队均投入战斗，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调拨一个保安团（团长姓名忘記）归62军指挥，黄派该团担任背后沿湘江河岸一带警

戒。

在这期间，62軍从邵阳沿湘桂路南侧迂迴敌后，挺进一百多华里到达衡阳城郊孤軍作战近十天，然后有46軍（軍长黎行恕）所辖175师（师长甘成城）、新編19师（师长蔣雄）配有战車六辆、野炮营等部队沿湘桂路东来，增加62軍左翼由雨帽山至三塘之綫。46軍曾以砲火掩护下用一个团进攻雨帽山敌人陣地，经过一昼夜战斗，結果該团因伤亡頗大退回。同时46軍又以战車掩护攻到三塘后，再无法前进。62軍151师和157师（缺469团）在46軍右翼古山寺、尖峰山、馬鞍山之綫与敌展开一昼夜战斗，亦无进展，151师451团第一营营长范兆元陣亡；157师在尖峰山高地得而复失几次，营长任署光因全营的連排长伤亡殆尽，士兵伤亡惨重，最后收集全营勦杂士兵数十人亲自指揮冲锋，仍沒有恢复既失陣地而自杀。此时衡阳近郊敌人已集結有几个师团（除发现68、116师团和独立17旅团外，又据报有13、58师团增加而来），一面进攻衡阳城，一面重重阻击我軍前进。当时国民党軍队有空軍助战，又有战車掩护，战斗时根本見不到敌人飞机和战車，但仍不能解衡阳之围，实由于国民党軍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政策，各派系部队各不相謀，宁肯牺牲別人，保存自己实力，借故不取联络，避免协同作战。同时在衡宝公路方面有24集团軍总司令王耀武指揮的74軍、100軍两个軍，在湘桂铁路方面有27集团軍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揮的62軍、46軍、79軍三个軍共五个軍，沒有集中兵力与敌决战，而是逐次使用兵力：62軍已伤亡甚重时，而46軍始来增援；46軍已伤亡頗大时，79軍始来，卒至陷于被敌各个击破的敗局。当时国民党軍队原有飞机助战，常于拂晓和日間攻击，但敌人則采取黄昏和夜間进犯。直到8月7日左右衡阳方面枪炮